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

卷之十一
銘類

16
2741
8



16
2741
8

2690
8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一

銘類

說文曰銘記也又志也釋名云名也記銘其功左
 傳銘天子令德禮記檀弓曰銘明旌也鄭康成註
 銘之言名也又警戒之辭曰銘湯盤銘註刻戒盤
 事文類聚續集載堯舜銘盤血皿下引墨子曰堯舜
 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血皿曾語曰故銘其括註
 刻曰銘祭統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揚子修身篇或
 問銘曰銘哉銘哉文選陸機文賦曰銘博約而溫
 潤銑曰博謂意深約謂文省羅山曰金石二文ヲ刻
 三記之テ後ノ戒トスルヲ銘トム故ニ金偏ニ名ノ字ヲ書
 リ殷ノ湯王ノ盤銘ヲ始トス其後周ノ武王弓矢机等
 二有銘盤銘ハ在大學武王ノ銘ハ大戴禮ニ載タリ
 後世ノ文人多ク銘ヲ作テ文章ノ一體トス尋到源頭
 云銘之所作乃黃帝
 作巾几之銘後之作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實英氏贈

陋室銘

此篇不上一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禹錫吾室ヲ陋ト名付テ卑下スル也此銘ノ末句ニ孔子ノ何陋キ事有ニト宣フ語ヲ引テ一篇ノ基本トス表ムキハ謙退スル様ナレ共孔子ノ何陋顔子ノ陋巷ノ陋字ノ意アレバ底心ハ卑下セズ銘ノ辭モ結構ニ云成也注ノ心ハ此篇文字八十一字ニシテ百字ヨリ内ナレ共陋室ノ有様ヲ委曲ニ云盡ス殊更發端ノ山水ノ喻尤モ的切也的ハ明也又矢ノト也切ハ割切也身ヲ切ガ如ニ密シク近フニテ其道理疎ヤナラズ親切太切ト云是也○萬里曰此篇四段自篇首至德馨第一段自苔痕至白丁第二段自可以至勞形第三段自南陽至末第四段○孤山智圓閑居編以此銘爲非禹錫所作有雪劉禹錫耻辨說今不必取之故不載

劉禹錫

新唐書列傳九十二有傳劉禹錫字夢得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云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朗州司馬始坐叔文貶者八人云云禹錫久落魄久之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女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云云乃易夔州云云由和州刺史入爲王客郎中復作游女都詩且言始謫一年還京師道士植桃甚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書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嘗推爲詩家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初加檢校禮部郎尚書卒羅山曰禹錫ハ洛陽ノ人也貞元元和ノ間白樂天元稹柳宗元ナド相交テ文友タリ又王叔文ト親ク交リレガ叔文罪ニ因テ誅セラレ時宗元禹錫等皆遠流セララル禹錫後ニ召還サレテ卒ス年七十一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

文選句解云蓋謂山水以仙龍而重居室以君子而重此證最爲的當言心必山必水必高必貴必深以好トセス神龍アリバ即千靈名ヲ得ル也此四句ハ陋室ノ譬也如何ナル朱門碧戶玉樓金殿モ主人惡クハ荒屋ナルベシ禹錫我室陋ク其主人賢ナラハ陋カルベカラスト云心也會稽山ハ王羲之來テ名ヲ知レ盤谷ハ李愿ニ依テ世ニ傳フ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今此陋室ハ我德香シキ程ニ名ハ假冷陋也トモ主人何ゾ陋シカラシ家語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ト云心ヲ承テ室馨ト云也又尚書君陳篇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苔痕上階綠艸色入簾青

此二句ハ陋室ノ景氣ヲ云自ニ所見也苔ノ痕ハ階ニテ覃ルナリテ緑也艸ノ色ハ庭ヨリ簾ニ移テ青ヤカ也宋處士ガ林亭ニ青苔日厚自無塵ノ意モ此ニ有クト云出セリ此室靜ニシテ人氣稀ナル故ニ苔モ艸モ一人亭主ノ興ヲ添ル也艸色入簾ハ周濂溪ノ庭艸交翠ノ語ト相似タレ共禹錫ト茂叔トノ心ハ大キニ不同アリ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此室ニ談笑スルニハ鴻儒ノ賓客アリ益友ニ逢且懷ヲ遣也鴻ハ洪ト通ス大也大儒ノ事也一說鴻字有糾音故以對白丁未知所據不必如此鑿蓋安說也此室ニ往來スル者ハ無益ノ雜人ナシ白丁ハ賤キ者ヲ云丁字ヨホロセサクサメ共讀リハニ被使者ヲ伴丁ト云日衣ノ義アルベシ古解ニ猶言白徒白地ノ凡夫ト云義也白地ノ西施ト云事アリ其白字ノ意也綱鑑全史唐高祖紀註丁者當強壯之時也四歲

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
十爲丁十六十爲老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素琴素朴琴木ナリニシテ彩トリ飾ラザル琴也。梁ノ昭明太子ノ淵明ガ傳ニ蓄無絃素琴一張姚掾ガ詩ニ素琴孤劍自閑遊孫明復カ詩ニ清樽素瑟宜先賞ト云モ是也。金經一説金玉ハ重寶ノ物ナレバ聖人ノ經ヲ比レテ云金鑑金鏡又ハ金章玉文ト云是也。一説金字一書タル經也。一説金ヲ以テ軸ヲ飾リ表紙ニ塗ル經書歟。又金櫃金勝ノ類ニ金ヲ鑄メタル箱ニ入タル經也。案スルニ四説ノ内第一義ヲ可取言心ハ素琴ヲ調ヘテ幽趣ヲ消遣シ金經ヲ開テ聖賢ニ對スベシト也。且ニ聞自ニ見ル所ヲ兼テ云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絲竹管絃也。案牘公案官牘也。公事訴訟ノ目安也。富貴ナル者ハ妓女ヲ集メ管絃シテ奢レ其此陋室ニハ左様ノムツカレキハ公務ノ我形ヲ苦勞スル事モ無ト也。安閑無事ナル事ヲ云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諸葛亮字ハ孔明。二國ノ時南陽ノ隆中ト云所ニ州廬ヲ結テ隱居シ自ラ隴畝ノ間ニ耕ス蜀ノ帝劉備ニ度迄尋行テ遂ニ以テ相トス。詳ニ出師表ノ題下ニ記ス。揚雄字ハ子雲。前漢ノ蜀郡成都ノ人也。居岷山之陽。有田一廛。有宅一區。方輿勝覽成都。有岫玄臺。載酒亭。已ニ進學解。註ニ詳也。此陋室ヲ何レニカ擬スベキゾ。孔明ガ廬。子雲カ亭ヲ以テ比セント也

孔子云何陋之有

論語子罕篇之語也。集註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君子所居則化。何陋

說自臻痾至吾身二句為第七段。自一且至末新說為第九段。舊說為第八段。○朱子語錄曰：克己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尔。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為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未說著外面。在日，須是恁地思之，私未克云云。與叔克己詩，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騎封閉，縮如蠅，試於清夜深思，省割破藩籬，即大家。

呂與叔

宋史列傳九十九。呂大臨字與叔，京兆藍田人也。兄弟四人，大忠、大防、大鈞、大臨。云云。東都事略列傳七十一。通六經尤深，於禮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奏記于弼曰：大臨聞之，古老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云云。今大道未明，人趨其學，不入于若，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輕禮義，為不

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云云。弼謝之。大臨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士君子惜之。言行錄外集六。大臨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而卒業焉。云云。一統志西安府。呂大臨，大忠弟。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又見于伊洛淵源錄。與叔號藍田先生。朱子語錄云：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又曰：未發之前，心体昭昭，其在伊川不破。此說克己銘，不合以己與物對說，不曾說著本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

此兩句起謂人胡為不仁。我則

有已

有生公一切ノ生アルヲ云也。天地ノ間生トシ生ル者皆乾坤ヲ父母トシ一氣同体ナレバ天地同根萬物一體ノ理也。此二句ハ人ノ生レ出ル本原無不同事ヲ云也。胡為不仁人物一理ナレバ天下盡ク仁心ナルベキ

何故ニ小仁ナルゾト云ヘバ。已ト云私ヲ有テテ。物我ノ隔アリ。彼此ノ不同出來スル也。

物我既立私爲町畦。町畦田區也。勝心横發擾擾不齊。

此第一節論私心之擾擾

物我、別別ニ立故ニ私其隔ト成也。町畦隴二字共ニ田ノ界ヲ子也。田區トハ田ノウチノ一切ノ界ヲタルコト也。此ニテハ皆借用テ差別分隔アル事ヲ云。克私ハ物我同理也。私ヲ立レバ物我一ツニ成テ我ヲ善シ。物ヲ非トシテ私欲ヲスル也。勝心ハ人ニ勝ントスル心ノ横サニ動キ出擾擾ト亂レテ齊一ニソトハズ。勝心ノ勝ハ克己ノ克ニ非ス。我便ニヨキ様ニ人ニ勝ント思フハ私ヨリ出。此彼ヨリ發動スル程ニ如此亂レテ心齊ツガル也。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

日賊

大人聖賢君子ヲ指也。存誠心ニ實理ヲ不失也。帝則詩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註天理也。形ヲ以テ云ヘバ天ト云。王宰ヲ以テ云ハ帝ト云。上帝天帝是也。法則ハ理ニ合フ。然レバ帝ハ天也。則ハ理也。帝則ハ即チ天理也。吝驕論語泰伯篇曰。如有周公之オツ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註驕。矜夸。吝。鄙吝。吝ハマブサカルト訓。場ニテハヤツサント讀リ。シハク惜ム義也。驕ハラゴリ也。肆ハニ高ブリイタカナル義也。氣ノ乏シキヲ吝トシ。氣ノ滿ルヲ驕トス。各別ノ様ナレ共。心ニ在テ。吝ハ驕ノ根也。驕ハ吝ノ枝葉也。假令ハ物ヲ惜テキタナキハ驕ニテハ無レ共。此物ヲ人ハ持テ共。我ハ多ク持タリトヒケラカス。是根本枝葉ノ喻見ツヘシ蝨賊。イナゴノ虫ノ根ヲ食フヲ蝨トシ。節ヲ食フヲ賊トスル也。爾雅毛詩二見ヘタリ。心ヲ傷フ譬ニ云也。大人ハ天理ヲ見ル故ニ心ニ吝驕ノ蝨賊ナキ也。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

孟子 夫志氣之帥也 奉辭以天下誰敢侮予

註 孟子公孫丑上篇ノ語也。志ハ義理ノ志也。志字ハ士心ニ從フ。十八。說文ニ儒者漢書ニ學以居位。曰士トアリ。士ノ心ニ從フハ義理ノ志ナル事勿論也。又工字ハ從土。一。說文。數始於一。終於十。孔氏曰。推十合也。羅山曰。ヒキフト讀リ。大將ノ事也。一人ニテ千方人ヲヒキフルヲ云氣ハ形ニ克滿シテ動ク者也。血氣トモ可云卒徒ハ諸軍勢也。天理ニ從フ志ヲ以テ將帥トシ氣ヲハ卒徒トス。本心ヨリ氣ヲ使フヲ本止トス。朱子中庸。字ニ道心常為一身之主宰而人心每聽命焉トアルモ此段ノ心也。若血氣ニ犯サレテ。今心ヲ亂ルハ卒徒ヨリ大將ヲ下知スルガ如シ。逆ナル事也。奉辭ト書仲虺之誥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萬里曰。言奉受上天之命。誰敢不聽。詩。鴟鴞篇。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天ヨリ辭命ヲ受テ行ハ。誰人カ我ヲ欺キ侮ル者有ニヤ。道理ノ一、ナレバ。我ニ障ハル者ナレト云義也。

且戰且徠勝私室慾 此第二節論存 昔為寇讎今則

臣僕

萬里曰。徠字。與來義同。或通用。青松曰。戰則伐其不庭。猶克去己私也。徠則懷來其已服之人。猶存誠以還其本然之天。羅山曰。且戰トハ天理ト私欲ト胸中ニテ戰フ也。常ノ人ハ天理負テ私欲可勝。有志者ハ能學フ故ニ私欲ニ戰ヒ勝テ天理ヲ守ル也。且徠トハ敵強シテ順ハガルヲ我戰フ時ハ降參シテ來分如シ。氣ハ志ニ從ヒ私ハ負テ理ニ返ルヲ徠ト云也。愚謂。且戰且徠トハ戰ヒモレシ。徠シモレシスル也。戰テ未ク勝得。招ヒテ未ク徠得ノ意。兩ノ且字可著。眼。歐陽永叔讀書詩。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兩軍交。乘勝方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云云。勝私公。即于克己也。空慾ハ欲心萌ス所ヲ止ルヲ云也。易損卦象曰。懲忿窒慾。昔為寇一。未勝前ハ怨敵ナレ其。已ニ勝亡シテ後ハ皆我ニ順フニ所從ト成也。

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蹙婦媳婦也姑宅母也

磚也事出莊子○一安取厥餘此第五節

未克敵二勝ナル時ハ我家ニ逼入テ迷惑セシム未タ已

ニ克ガル時ハ心ニ凝リ亂ル事喻ハ我家ノ狭クセハ心

内ニヨメシラトメ中惡クテ争ヒ悶クガ如シ室廬ハ心

ニ喻ヘ婦姑ハ天理私欲ニ譬フ心ノ躁ガシキヲ比シ

テ窘室廬ト云註媳婦ハヨメ也字彙俗謂子婦爲媳

宅母ハシラトメ也勃蹙ハアラソヒカラカヒ擣ミ合ヒ

キ合義也莊子外物篇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蹙希

逸曰勃蹙争鬪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

至於争鬪此即不虛曠之喻起伏起リツ止ソス也

一心如此私欲起伏ス少間伏スル事アレ共眞實ニ

斷絶シ止ニ非スシテ時ニ又起リ出ルヲ云也瘡ヲ病

者開日ニ發セザレ共亦必ス發作スレガ如シ我家

内ニテ婦姑争鬪セ共其餘少レ善事有トモ不足以

取也私欲内ニ盛ナラバ其行事ニ少シ取ベキコト有

其何ソ言ニ足ニヤト也羅山曰心底私欲バカリニテ

其外ノ餘ヲ取様モナキ也

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

皇皇廣大貌四達老子經曰明白四達莊子曰四

達皇皇四方ニ通達スル也洞然廣豁貌ホカラカニ

開ケテ無礙ノ義也八荒韻府ハ表也八方ノ遠キ

末ヲ指揚雄傳陟西岳以望八荒爾雅狄地曰觚竹

北戸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註皆四方昏荒之國

也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殞八殞之外有八

紘八紘之外有八極云云八紘モ八荒ト同闥字

彙漢號禁門曰闥師古曰宮中小明詩齊風在我

闥今羅山曰小戸也妻后ノ事也字書ノ註トハ相

違セリ口ハ今ハ門闥ト可見言心ハ既ニ敵ニ勝時ハ

廣大ニシテ四方ニ通達シ八方ノ果ノ國迄モ塞リテ

ク遠ク開テ皆我一家ト成也能已ニ克時ハ亦如此

心内廣明ニシテ天下我仁ニ皈服スルヲ喻也朱子此

洞然八荒皆在我闥ノ句心ハ好ト云共高遠ニ馳

予實ヲ失ニカトテ天下版仁ヲ克己ノ驗トシテ洞然
八荒ノ語ヲ不取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克己以爲仁癢痾疾痛舉切吾

身此第七節論人
物一體照起句

論語顏淵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版仁焉此段
上ヲ承テ云既ニ能克己復禮スレバ天下皆我仁ニ
版服スル也癢痾心癢皮痒也事文類聚作痒痾萬
里曰痾病也羅山曰一字ハカニキ病也疾癢羅山曰
病ヲ痛ム也青松曰言其病之甚者孟子告子上篇
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又曰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萬里曰凡此太人以中國爲
一人蓋其有一本之病者莫不切痛於吾身一日
克己之功苟至於仁焉彼視人猶己之事莫非吾
身分内之事也痒痛モ寒熱モ吾身ニ覺ル事ハ切也
人物盡ク一氣同体ナレバ我身ノ痛痒ヲ患ルガ如ク
人ノ孤獨凍餓ヲモ不便ニ思ヒ遣テ仁政ヲ施シ行フ

べシ不然ハ不仁也不仁ハ醫書ニテヒトハダナラズ其
身トモオボヘズ其讀リ中風痲痺ヲ病ル者ノ身ニ覺
ヘナキガ如シ仁ハ人ノ生理心ノ苗根也理ニ合フテ
無私慈悲親愛スルヲ仁ト云也無之ハ不可爲人
果實ノ仁無レバ腐テ生ゼサルガ如シ人ヲ愛セザルハ
中風ノ不仁也人ヲ愛スルハ無病ノ者ノ癢痾ヲ身ニ
覺ルガ如シ國照起句此第七段首段ノ均氣同体
ト云句ニ相應照シテ人物一體同理ナル事ヲ云也

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勝之則是揚雄言行
篇勝顏之

人亦顏之徒也第八節
節因顏之克己以自勵
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又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
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言心ハ一日克
己シテハ三至ルハ皆我可爲事也顏何人哉孟子勝
文公上篇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
若是勝之之字ハ顏子ヲ指昔シ顏子克己シテ其
心不違仁與叔ガ意其顏ハ何人ソヤ我モ亦是ヲ勝

ハ、即于顔ガ如ナルベシト也。揚子漢ノ揚雄ガ著ハ
ス所ノ書也。顔淵ヲ睎フノ人。亦顔淵之徒也。孟子
ノ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上云ノ意也。

一日至焉。莫非吾輩。可人哉。顔之限。其
...

...

西銘

横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啟愚。西曰。訂
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
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因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此篇全係晦
庵先生舊註。今析而明之。

張橫渠我室一ツノ窓ニ銘ヲ著テ東ヲハ啟愚ト名付
西ヲハ訂頑ト名付書室ハ學問所也今ノ書院ノ類
也。啟愚ハ愚痴ノ病ニ從テ刺テ賢ク成様ニ療治スル
義也。訂字彙以石鍼刺病訂頑ハチメクナハルツタ
スト讀リ。是モ愚頑ヲ教テ正ス義也。頑癡也。鈍也。葉
采。曰。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
仁。而義在其中。啟愚。主智。而禮在其中。程伊川此
二ツノ名ヲ見テ是ハ争ヒノ端ヲ起ス東西ノ銘ト云ヘシト被
申ニ依テ横渠其ニ隨フテ西銘東銘ト題セラレシ也。啟愚訂
頑ノ各ハ怪シク人ノ耳ニ立故ニ争ノ端ヲ引起ス上云義ナルヘシ
愚謂ク此二ツノ名皆我身ノ愚頑ナルヲ療シ救ヘバ他

人ノ上ニハ預ラヌ事ナレ共。指出タル事ヲハ人取議ニ
 タガル者ナレバ。只西銘東銘ト云平易ナル名ニ從フベシ
 トアル義也。一ツノ銘同ク一時ノ作ナレ共西銘ハ義
 理深ク廣シ。東銘ハ淺ク狹シ。故ニ程子ノ門人ニ被示
 ニモ西銘ヲ舉用テ。東銘ヲハ不云。西銘ハ近思錄第
 二性理大全第四ニモ載タリ。朱子答汪尚書書曰。
 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
 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
 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
 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晦菴朱熹字
 元晦。亦云仲晦居紫陽山下。從學於屏山。藉溪。初
 居崇安扁讀書堂。曰紫陽書堂。號紫陽先生。後築
 室建陽號雲谷老人。其艸堂曰晦菴。自號晦翁。晚
 居考亭。精舍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宋紹熙中
 除煥章待制。登第五十年。任于外者僅九考。立朝
 纔四十六日。宋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甲子卒。
 年七十一。謚文公。理宗朝贈大師。封徽國公。晦菴
 先生。朱松ノ子。李延平ノ高弟。宋朝ノ大儒也。聖

人道統ノ傳ヲ云時ハ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程
 子。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朱文公ト次第スル也。文
 公此銘ヲ註セリ。天地之間。一理
 只一ツニシテ一ツニ非ス。然レ共。天ノ道ハ男ト成。地
 ノ道ハ女ト成。易係辭。上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
 知大始。坤作成物。二氣一易成。卦象曰。二氣感應
 以相與。又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陰陽ノ一氣交
 リ感レテ。木火土金水ノ五行ト成。五行變化レテ。萬
 物ヲ生ス。化字彙造化。天地寒暑晝夜。皆造化所爲
 也。造化中有變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又因
 形而易謂之化。又天道陰陽運行。爲化。春生。冬落。
 爲變。又自小而壯。壯而老。爲變。自無而有。自有而
 無。爲化。其大小一物ノ大小ノ差別。親疎ノ不同。十ヨ
 リ百ニ分。百ヨリ千方ニ分レテ。齊同ナル事能ハス。帝
 王ト臣民トハ。太小有分限也。人ト人トハ親シク。人ト
 物トハ疎カ也。又父子兄弟ハ親シク。他人ハ疎カ也。
 如此。次第アルヲ等ト云。不有聖賢。一理ノ出
 テ。大小親疎。千方異ナル品ニ因テ。其本源一理ノ同

事不有公。誰ヤ、者カ是ヲ能セシヤト也。此銘ノ本意如此。按スルニ此論ハ朱子答張南軒書中ノ語也。問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朱子曰。西銘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則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宗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於其間。只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貴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強此。而弱彼也。此篇全係一今此真寶ノ託者。晦菴人註ノ儘ニ隨テ其所所ニ分析シテ發明スル也。○程

明道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朱子語錄。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大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萬里曰。此篇七段。自篇首至中道第一段。自故天至秀也。第二段。自凡夫至告也。第三段。自于時至不才。第四段。自其踐至匪懈。第五段。自惡旨至奇也。第六段。自富貴至末。第七段。

張子厚

東都事略一百十四。儒學傳五十七。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人所宗。世所謂橫渠先生者也。少時喜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因勸學中庸。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至秋。老書無不讀。與程顥程頤講學。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

軍以疾求去遂築室南山下漱衣蔬食專精治學
著正蒙書行于世太明一統志鳳翔府張載郡人
舉進士爲祁州司法歷渭州簽判召爲崇文殿校
書同知太常禮院神宗立召問治道以漸復三代
爲對與執政不合告飯居橫渠危坐一室潛心精
思教人以禮卒謚曰明淳祐初封邵伯從祀孔子
廟庭

言行錄外集四張載橫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
第卒年五十八呂與叔作行狀尹焞云先生昔在
京坐虎皮說易聽徒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
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生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
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朱晦
翁贊之曰蚤說孫吳晚逃佛老更撤草比一變至
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橫渠
先生張子厚公宋朝關中一大儒也關中長安之
都云也東二函谷關南二嶢關武關西二散
關北二蕭關此四關之內關中秦之咸
陽漢唐之長安皆此所也子厚公此地之人也宋朝

諸儒濂洛關閩上云時公濂八周茂叔洛八一程子關
ハ子厚閩ハ朱文公ヲ指也二程子邵康節子厚相
伴フテ五ニ道ヲ論セリ子厚一書ヲ著ハヒテ埋窟ト
名付又西蒙ヲモ作レリ

乾稱父坤稱母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
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然不

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
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
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易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又
乾卦象曰天行健又繫辭下曰夫乾天下之至健
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德行恒簡
以知阻天ハ陽ノ積テ成者也陽ハ健カニテ強シ天
至テ健ナルヲ以テ上ニ位ス故ニ父ノ道也上云地ハ
陰ノ積テ成者也陰ハ順ニテ陽ニ不逆地至テ順
ナルヲ以テ下ニ位ス故ニ母ノ道也上云然不曰天地
易乾元亨利貞註疏曰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

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爲用。又天行健。注疏曰。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訓。天地ハ不云レテ乾坤ト云事ハ何故ソヤ。天地ハ形ヲ指テ云時ノ名也。乾坤ハ大地ノ心理ヲ指テ云時ノ名也。天ノ健ニレテ不息。地ノ順ニレテ不逆。其用其德ニレテ即亦其訓義也。乾者健。乾字ノ義ハ健也。易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ハ健ニレテ息コト無ク云也。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地開闢ヨリ以來。少モ無懈怠。每毎日每夜運行スル事ハ是至テ健カナルニ非ス。ハ能此ノ如クナラニヤ。天ハ氣ヲ以テ施ス。萬物是ヲ受得テ生ス。泰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沍形。坤者順。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象曰。地勢坤。坤ノ義ハ順ニシテ有常也。順ハ不逆也。常ハ不變也。地ハ天ノ道ニ順ヒ其氣ヲ受テ以テ形ヲ成ス。萬物是ニ資テ現レ成。此道太地位ヲ定メレヨリ。古ハ少モ變セズ。泰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天地之所以レ天地ノ天

地タル故ハ。即于乾坤ノ性情アリ。健順ノ用德ハ是也。萬物ノ父母タル故ハ。天上ニ在テ陽氣ヲ施レテ發生。地下ニ在テ陰氣ヲ行フテ化成スル是也。尚書泰誓上云。惟天地萬物。父母真西山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答陸子美書曰。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万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云云。○日本記云。陰神陽神ノ日月山川ヲ產ト云モ。此義ニ可通。

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

也道

子公孫厚自ラ一人ヲ云ニ非ス一切ノ人ヲ指也。句解。韻會。小也。スコキナル貌。混然。水ノ濁タル如ニ打合せ雜ハルヲ云。中處。人ハ天上地ノ中間ニ居ル也。張子韶曰。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乎中間者也。稟受也。賦字彙。發施也。給與也。分界也。稟受也。人タル者氣ヲ天ヨリ受。形ヲ地ヨリ受。以テ生ス。其身ハ僅カニ小サシト云。天地ノ廣大ナルト。理氣混同シテ無隔。一儀ノ間ニ位ニ居ル。然レハ乾父坤母ニ對シテ。人其間ニ生ルハ。公孫ノ道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

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爲氣之帥。而人物

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之實可見矣。

孟子公孫丑上篇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又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乾ハ陽也。坤ハ陰也。陰陽ノ氣。天地ノ間ニ盈塞ル。其氣ヲ資受テ。人物體質ヲ成。故ニ天地ノ間ニ塞レル氣ハ。我

此體也。上云兩間。公天ト地トノ間也。此吾字モ亦一切ノ人物ヲ指也。張子韶曰。吾之體。不止吾形体。塞

天地之間。如人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虫。皆吾體也。天地之帥。乾ハ健ニシテ。坤ハ順也。健順

公天地ノ性也。人生レテ。心ニ此健順五常ノ理ヲ具足スルヲ。性ト名付。此性氣ノ帥ト成。帥ハ大將也。大

將ノ士卒ヲ使フ如ク。性ハ人心ノ主人ノ公也。我體ニ克滿レテ。動キハタラク所ハ。是氣也。其帥ハ性也。故ニ

天地之帥吾其性ト云。張子韶曰。吾性。不止吾視聽

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

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性也。問天地之塞。如何是

塞。朱子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

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克者。有一毫不

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神。而有主宰之意。西銘之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深察乎此。人能深々此天地之塞。天地之帥。何句。體認察識。世ハ人物乾坤ヲ父母トシテ。天地之間ニ生レ。其理氣混合。二兩間ニ居ルノ實理ヲ見著ベシ也。

民吾同胞。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故以天下爲一家。中物則得大形氣之偏。國爲一人。無間然也。物吾與也。而不能通乎性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處。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

之也。亦如己之脩葺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民ハ我ニ對スルノ詞。人物ヲ指也。農民ヨニ云ニハ非ス同胞。エナフオナシフスト讀リ。胞ヲ同スル公孫也。一腹ノ兄弟ノ義也。白孔六帖十九云。兄弟曰同胞。胞。胎也。注。人ト物ト天地ノ間ニ相並ニ生ス。其資用テ。氣體トスル所ハ。皆天地ノ氣也。其受得テ性トスル所ハ。皆天地ノ理也。體育偏正。天地ノ氣ニ正アリ。偏アリ。又通アリ。塞アリ。又清アリ。濁アリ。正レク通スルアリ。純アリ。駁アリ。正氣ヲ受タル者ハ。ト成。頭圓ナルハ。天ニ象リ。足方ナルハ。地ニ象リ。兩眼ハ。日月ニ象リ。百會ハ。北辰ニ象リ。鼻ハ。山ニ象リ。毛髮ハ。草木ニ象リ。便溺ハ。江河ニ象リ。五臟ハ。五行ニ象ル。是人天地ト同氣同德ノ驗也。偏ニカタクナ。ル氣ヲ受タル者ハ。鳥獸虫魚ト成。頭橫ニ著テ。俯テ行。故ニ橫生ト云也。塞ル氣ヲ受ル者ハ。草木ト成。非情ノ物ニ。首ヲ根トシ。故體ヲ枝葉トス。故ニ

逆生ト云。人清ル氣ヲ受レバ。知識明カ也。濁レル氣
ヲ得レバ。心鑑昏ニ。純ハ一色ニシテ雜ハラヌ也。ミツハラ
ト讀リ。氣ノ純ナルヲ得レバ。質正シク行全シ。駭トフチ
ト讀リ。斑ヲニ雜ル也。氣ノ駭ナルヲ受レバ。質偏ニシテ行
惡シ。氣清明ニ質純粹ナルハ。聖賢君子善人也。氣濁
塞シ。質偏致ナルハ。愚不肖小人惡人也。是氣ノ往來
聚散スル所。亦不同アル故也。此氣ノ不同アル故ニ
受ル所ノ性理ハ一ツナレ共。生質ニ明暗純駭アリ。性
ニ明暗アルニハ非ス。水精ノ玉ノ清水ニアルト濁水ニアル
トノ如ク也。性ハ玉ニ比シ。水ハ氣ニ喻フ。性ハ善也。云
ルハ。此故也。人正氣ヲ受レバ。其心尤モ靈明ニシテ。性
命ノ本体ニ通ス。天地ノ内ニ同ク並ビ生ズル物ノ中ニ
於テ。人トハ同類ナル故ニ同胞ト云也。然レハ我ヨリ
人ヲ見ル事。兄弟ノ如シト也。天地ノ間。人皆同胞ナ
レバ。天下ラ一家トシ。中國ヲ一人トシテ。少モ彼我ノ
隔ナク思フ也。爾然論語。泰伯篇曰。禹吾無間然
矣。論語ニテ。公ソレ義。此ニテ。公ヘダツル也。張子韶曰。既

爲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
物吾與一物ハ鳥獸草木ヲ指。是ハ偏氣ヲ得テ。性
命ノ正キ理ニ通ズル事能ハズ。假令ハ鳥獸モ寒熱ヲ
知。飢飽ヲ知。痛痒ヲ知テ。動キハタラク事ハアレ共。人
ノ如クニ義理ヲ知明ムル事ナシ。其中ニ鳥ノ反哺スル
存也。羊ノ跪テ乳ヲ飲ハ禮也。虎狼モ子ヲ育スルハ仁
也。鴻雁ノ時ヲ知ハ信也。蜂蟻ノ君臣アルハ義也。又犬
ノ夜ヲ守リ。雞ノ時ヲ報シ。獺ノ魚ヲ祭リ。牛ノ耕スノ
類ハアレ共。口ハ其一ツノミヲ知テ。萬ツノ道ニ通フル事
能ハズ。是人ト物トノ不同也。然レ共。其體性ヲ受出ル
所ヲ本ツキ原ヌレバ。元來天地ノ理氣ヨリ出テ。同ク生
ヲ得ル所以。人ト不同ナシ。故ニ吾與ト云也。上云。程ニ
人物ヲ視ル事。我友達ノ如クスル理アル也。與ハ與黨
友達ノ義也。脩輩モ亦我並ノ人。友達ヲ云。既同處
於天地間。則凡森森而生。蠢蠢而植者。皆我黨也。
凡有形ノ物。惣シテ形ヲ天地ノ間ニ受タル者。或ハ鳥
獸モ。或ハ草木モ。有情非情共ニ悉ク其理ニ從フテ。
其宜キヲ不遂ト云事ナシ。是人ヨリ天地ノ間ノ物

ヲ視ルノ仁道也。故ニ儒者ノ道ハ人ヲ以テ天地ニ參
ハリ其化育ノ功ヲ贊ケ導ク中庸一十二章曰。唯
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矣。朱子註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
立而爲三也。又曰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
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卻有
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
而漑必用人火能煖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
人非贊而何。董仲舒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而万物殖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中庸
首章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子註。致遂
其生也。化育。公天地ノ物ヲ化生。育。長。ハル
也。如此。天地ト並テ造化ヲ助ルニ至テ其性分ノ功

ト用ト全フニ遂ニ少シモ欠ル所ナレ。但シ吾性分ノ
外ナル事ヲ無理一強テ行ニハ非ス。天然吾ニ具ル
所ヲ行
フ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

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ト之ハ皆天地之子也。然繼承

故爲宗子。○宗子猶長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已。故

爲宗子之家相。○家相猶宰相也。

易履卦六三曰。武人爲于大君。張子韶曰。大君謂

人主。吾爲天地之子。人主。王。天地之家事。是大君
吾父母宗子也。大君。公。士者。宗子。嫡子也。臣
乾父ト坤母トシテ人其中間ニ生ル。公天下ノ
人ハ悉ク天地ノ子也。其中三ノ大地ノ德ヲ受繼テ
人物ヲ總テ不殘。是ヲ治メ國家ヲ安スル者。公。大
君也。故ニ宗子トス。長子トモ云。假令ハ家ノ内ニ子
多クアル。其其内ニ嫡子一人總領トナレバ其庶子兄

第分皆臣也。其如ク天下ノ人多ケレ共聰明睿智ノ君ト成テ天下ヲ治メ。天子ト成。國君ト成。公即千大地ノ總領也。其大臣ノ上ニ三公宰相ナドヲ云。賢人ニシテ君ヲ輔ケ。政ヲスル者也。家相ハ臣猶宰相也。宰相ノ義ハ待漏院記ニ見ヘタリ。張子韶曰。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太臣者宗子之家相也。紀綱朱子學の曰。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字彙大曰。綱。小曰紀。總之曰綱。周之曰紀。紀ハ公卒綱ノ目ノ縷也。細ワリノ周ヲシテ欠サルヲ二政ノ小結リ也。綱ハ網ノ大綱也。政事ノ大結リヲ云。衆事ハ諸事也。太君ヲ助ケ。政事ニ紀綱トシテ總治スルハ天子ノ宰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天下ノ老一也。故凡尊天下ノ高年。乃所以長吾之長。慈

孤弱所以幼吾幼

天下ノ幼一也。故凡慈天下ノ孤弱。乃所以幼吾幼。

高年揚子曰。年高德邵。宿老年ヨリノ事也。長其長年以長スル人ヲハ其禮ヲ以テ尊フ也。孟子梁惠王

上篇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註。老以老事之也。張子韶曰。高年先我於天地之間者也。有若吾兄然。吾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年老タルヲ尊フハ其年長セルヲ長ゼリニスル義也。天下之老。孟子離婁上篇云。老者天下之太老也。天下ノ老人ハ何レモ我老人ト不同ナシ。故ニ片ソ天下ノ高年ヲ尊フハ我家ノ長老ヲ尊フ一理也。慈孤弱ハ慈ハ慈愛。イツクシムト讀リ。孤ハ幼フシテ無父ノ稱。ニナシゴト訓ズ。弱ハ若字ト通ズ。ワカント讀リ。幼ハナル義也。孤弱二字。尚書盤庚出タリ。梁惠王篇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註。幼以幼畜之也。張子韶曰。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之間者也。有若吾弟。然後吾慈之。是幼天下之幼也。天下ノ幼ハ孤獨ハ我家ノ若キナキ者ト一理也。故ニ一幼ハ孤弱ヲ愛シ憐レム公吾家ノ幼ナル者ノ慈ム道理也。

聖其合德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賢其秀也。賢者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過於常人必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文言曰夫六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張子韶曰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注聖人合天地之德ヲ合其陰陽ト理ヲ同ス然レバ天地ヲ父母トス所_レ有兄弟ノ内ニテ無_ク父母ト合セタル人ハ聖人也賢其秀子韶曰賢人特天地之秀者也禮記禮運篇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_ノ會五行之秀氣也注賢人ハ才七德モ常ノ人ニ過タル然_レハ天地ヲ父母トスル兄弟ノ内ニテ等類ヲ抜出タル者也夷韻會等也禮記在醜夷不爭鄭註醜衆夷儕也詩會人敗類箋云類等夷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

也疲者勞乏之人癯者罷病之人惇者憂也獨者老而無下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嗚呼一分殊之義

疲注勞乏之人ツカレト訓スクタビレトボシキ者也

癯注罷病之人史記平原君傳罷癯之病索隱曰罷音皮癯音呂宮反罷癯背疾言腰曲而背癯高

也癯ハ背曲ノ病ナルベシ醫書ニテハ癯淋トテ淋病也此二ハ不谷殘疾殘ハ增韻周傷也疾ハ急病也形

神憔悴ニタル病也又張子韶ガ註ノ如ナレハ癯レテ不可治ノ病也惇注憂也字彙無兄弟之可哀也詩

小雅哀此惇獨孟子作癯ウレヒ共ヒトリ共讀リ兄弟ノ依頼ムヘキ無_ク云獨注老而無子孟子梁惠王

下篇ノ語也年老テ無子獨身ナルヲ云鰥注老而無妻亦孟子ノ語也ヤモメ共ヤモヲ共讀リ寡注老而

無夫者亦孟子ノ語也ヤモメト讀リ顛連句解曰綿延之疾也文選句解曰有顛沛連綿之疾古解云

連去聲不進貌易蹇卦往蹇來連羅山曰クツガヘリタフレツラナルゾ云愚謂顛ハ顛倒タフル也連ハ蹇連

進ニ難キ也進退迷惑ノ義也無告書大禹謨曰不

虐無告孟子曰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瀛洲渡

日は無父母妻子可告誰ニ此憂へ苦ム事ヲ告訴

日は無父母妻子可告誰ニ此憂へ苦ム事ヲ告訴

フベキ者モ無ラ云也凡天下ノ人ハ總テ皆天地ノ子也此數タノ迷惑ナル者ハ我兄弟ノ顛連レニ告ル事ナキ者ニ非スヤト也子韶曰疲癯老疾也殘疾廢疾也惇獨鰥寡幼而無父母者老而無子者老無夫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無告者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兄弟顛沛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以上皆一天地ノ父母トシテ出生スル道理無不同ヲ理一ト云然レ其人ニ種々品アルヲ分殊ト云本ハ一ツナレ共未分ル義也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曰乾坤父母自父母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保者尤樂且不憂純

乎存者也樂天而不憂者尤其敬親之至也

詩周頌我將之篇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理ヲ恐ニ自保身ヲ保ツ云子之翼大雅文王有聲篇

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可解翼者敬也天ヲ恐テ自保ツハ子トシテ慎ミテ親ヲ敬フノ至極也子韶曰畏天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敢肆焉是子之敬也樂且山上係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天理ヲ樂テ窮困スレ共憂ヘガル也純乎存左傳隱公元年君子曰類考叔純存也杜預註純猶篤也天ヲ樂テ憂サルハ親ヲ愛スル事純一ニシテ無他念也青松曰樂天之命雖患難不憂此天地純存之子也

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害仁曰賊

戒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註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為悖也悖字彙同亂也乖也サカフ其モトル共讀リ天理ニ違テ人欲ニ

循フ者ハ吾親ヲ愛セズシテ他人ヲ愛スル也故ニ悖
德ト云私欲ニテ明德蔽ハルハニ因テ如此ト也害仁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害也ソコナフト訓ス
賊字彙傷也殘也ソコナフト訓ス天理ハ人心ノ根本
也是ヲ仁トス其天理ヲ我ニ滅シテ自ラ其本心ヲ斷
絶スル者ハ其親ヲ賊殺シテ大逆無道也故ニ賊ト
云子韶曰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云云害天
地之仁是父母賊

濟惡者不才

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以上二者不能

事天故謂之不才

其踐形者惟肖也

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
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

以而不違矣故謂之
肖此乃能事天者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帝鴻氏有不才子云云少皞
氏有不才子云云世濟其凶增其惡名濟字彙事
遂也ナスト訓ス韻會益也ナスト讀惡ヲ長シテ改メス
教訓ニ隨ハス世世其凶惡ヲ濟テ其惡名ヲ益故ニ

不才ノ子ト云

以上悖德害仁濟惡ノ二ノ者ハ人

道ニ事ルコト能ハズ大無器用ノ子ト云也踐形ハ孟
子盡心上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程子曰賢人踐形之而未盡能克其形惟聖人也
注人ノ心ノ理ヲ盡シテ形ニ具ル道理ヲ克廣メテ能
其クニ踐行フ事アレバ人ト天地ト相似テ違ハス故
ニ惟肖ト云目ニハ見ル道理耳ニハ聽道理口ニ言道
理身体ノ動ク道理其クノ道理ノ儘ニ行フテ違ハ
ヌヲ踐形ト云惟肖ハ尚書說命上篇ニ出タリ人物
ノ形ノ似タルヲ云此ニハ其字ヲ借用テ人ノ能天ニ
事ルハ天ト似タル事子ノ父ニ似タルト云義ニ取也青
松曰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
聰明睿智之用是
克肖天地之德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

存子善述人之事惟聖人知變化

此所以善

窮神則善繼其志

存子善繼人之志惟聖
人通神明之德則所

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下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上繫辭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十九章曰天存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不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尚繼述也。道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存子八能親ノ事述行ノ者也。聖人ハ天地變化之道ヲ知故其所行ノ者皆天地變化ノ事ニ非ルコトナシ是子トシテ親ノ所作ヲ能遵ヒ述ル者也。窮神ハ存子ハ能親ノ為ニ思フ志ヲ繼行ノ只聖人ハ天地神明ノ德ニ通ジ知故ニ其心ニ存主スル所ノ者即于天地ノ心也。是能其父祖ノ志ヲ繼者也。孟子盡心上篇云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註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此二者一知化一述事窮神一繼志一皆樂天踐形ノ事也。知化窮神ハ

樂天也。述事繼志ハ踐形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

存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

存心養性為匪懈

存經又嘗引詩曰夙夜匪懈故

急於事天矣。○已上皆畏天之

事也。而君子求所以踐形云。詩抑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朱子註屋漏室西南隅也。張子韶曰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敢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也。屋漏ハ室ノ西南ノ角王人ノ所在ニシテ他人ノ伺ヒ見ザル處也。此ニシテ私モ僻事モ無レバ天地神明ニモ耻ル事ナシ。詩小雅小宛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近思錄註朱子曰存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言心ハ晝夜怠ラズ存ヲ勤レバ親ヲ厚シメヌト也。所生ハ父母ヲ云。忝ハ恥辱也。事天ハ天地ノ神明ニ事ルニハ

惟此誠心ニアリ。誠ヲ盡シテ獨處ニ愧ザレバ。天ヲ恐
少道ニ不恥也。存心。孟子盡心上云。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集註。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
而不害。本心ヲ失ハヌヲ存心ト云。心理ヲ守テ害ハ
ザルヲ養性ト云。天道ニ承順フテ乖ザルヲ事天ト云。
存心養性ハ。天ニ事ル事ニ怠ラザルト也。注。詩。大雅韓
奕。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晝夜怠ラズシテ。其心ヲ
操存シ。其性ニ順ヒ奉レテ。害セザルハ。天ニ事ルニ無懈
怠者也。已上皆。不愧屋漏。存心養性ハ。皆天道
ヲ畏ルノ事也。而ノ君子如此ナル事ハ。形ヲ踐行フ
所以ヲ
求ル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
言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禹為伯
有英才穎封人
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育英才如
之錫類。穎考叔及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
遺母羹。以起莊公之存矣。

詩。鹿鳴。篇。曰。我有旨酒。孟子離婁下篇。曰。禹惡旨
酒。好善言。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遂疏儀
狄。絕其酒。注。禹為伯鯨之子。初鯨為崇伯。故指為
崇伯子。顧養。又離婁下篇。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不存也。注。酒ヲ飲コトヲ好テ父母ノ養ヲ顧サル者。不
存也。故ニ天理ニ順テ人欲ヲ止ムルコト夏ノ禹ノ旨キ
酒ヲ惡ムガ如クスレバ。天ニ事ル所以ノ道至極セリ。崇
伯。禹ノ父鯨也。崇。公國ノ名。伯。公爵也。万里曰。此文
不言夏后及夏禹。而稱崇伯子者。西銘全篇據乾
父坤母以論于道。故曰崇伯子。羅山曰。春秋。二仍
叔カ子武氏カ子論語ニ鄭人之子ト云類多シ。育
英才。孟子盡心上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集註。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
穎封人。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
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命西鄙北鄙武
於已又收貳以為已邑至廩延又完聚繕甲兵具
卒乘夫人將啟之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大叔入鄆
公伐鄆大叔出奔其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日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
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
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故公語之故且告之
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
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
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是之謂乎杜預註城穎鄭地名穎谷即城穎之谷
也時穎考叔為典封疆之官詩大雅既醉篇言孝
子之心篤於愛親無窮匱也又能以己之存感君
之存是能錫及其疇類也穎封人鄭之莊公之臣
穎考叔也穎谷ノ封人ハ故二云封人ハ公境目ヲ主下
ル官ノ名也注性ハ萬物同ク一源也一人ノ私スル物
ニ非ス故二天下ノ英才ヲ育スル事穎封人ガ存行ヲ

莊公ニ及スガ如クナレバ長ク存子ノ同類ヲ賜フ所
廣シト也穎考叔ハ上ニ詳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

事天之道不弛怠其勞役而無所逃而待亨者申生

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亨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

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者讒毀而歿

弛字彙弓解去弦也漢武帝紀師古曰弛者弛廢
不遵禮度也底豫孟子離婁上篇曰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集註底致也
豫悅樂也舜ハ父瞽叟ハ日盲テ頑也繼母ハ嚚弟
象ハ傲レリ父母共ニ舜ヲ惡テ殺シトス舜存道ヲ盡
シテ辛勞ヲ不弛シテ能事ヘラレタハ後ニハ毒ヲモ
不成遂ニ瞽叟モ感シテ悅ベリ是ヲ底豫一云是舜
ノ勲功也注二事ル者公天ニ事ルノ道ヲ盡シ其勞

役ヲ弛ヘ息ノスシテ天帝ノ心悅フニ至レバ是亦天ノ爲ニ奉行ノ舜也(息)諸本作忘ハ誤也舜ノ事ハ孟子史記ニ詳也(無所逃)申生驪姬ガ讒ニ因テ殺サレシトスルニ少シモ不逃シテ父ノ云ニ順フテ烹殺サルヲ待公其恭敬ノ至也(注)孟子ソ盡心上篇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疾)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註(疾)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有知天之至脩身以俟(疾)則事天以終身也(天)二事ル者短命ナランモ長壽ナランモ天ニ任セテ疑ハス我身ニ無過惡様ニ能治メテ自然ノ天命ヲ待公(亦)天ノ爲ノ存子申生ナラント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並日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一(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飯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云云(僖)公四年(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昨)于公田(姬)具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云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驪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君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日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註生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昨祭之酒肉毒酒經宿輒毀而經(六)日(明)公之惑辯謂以(六)日之狀自理申生ハ晋ノ獻公ノ太子也驪姬已ガ子ヲ立テ國ヲ繼セシ事ヲ謀テ申生ヲ讒シ毀ル或時由生ニ謂テ獻公其方ノ母齊姜ヲ夢ニ見給ノテ祭ヲ請望メリ速ニ祭リ給ヘト云申生實ト思フテ齊姜ノ廟ヲ祭リ其神前ニ供タル肉ヤ酒ヲ獻公ニ進ル折節公符ニ出ラレテ驪姬其胙ノ中へ鳩ト董トヲ入公六日ヲ過テ飯ル(姬)件ノ胙ヲ進ル公食ントス(姬)外ヨリ來ル物(公)容易ク食フベカラズト云ケレバ公是ヲ地ニ祭ル土高クムフヤギ上ル犬ニ食ハシム犬斃レテ歿ス小臣ニ食ハシム小臣亦歿ス公大キニ怒ル(姬)涕ヲ流シテ色々ニ讒ヲ盡シケレバ遂ニ申生ニ歿ヲ給フ其時或人申生ニ

謂テ其方無罪事ヲ訴ヘ明ラメ給ヘト云。申生聞テ。我無罪事ヲ明サハ。姫可受罪。姫ハ公ノ寵愛也。姫無シハ。公居ヲ安シゼシ。只我無罪事ヲ不明シテ歿シトテ。自ラ頸ヲ縊テ歿ス。時ノ人は是ヲ恭世子ト云。恭ハ恭敬。世子ハ太子也。西銘ニ其恭也ト書ル。公此義也。恭世子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ヘタリ。其外左傳國語史記ニ申生ノ事詳也。何レモ自縊ト有テ烹殺レタリトハナシ。此ニ待烹ト云ハ。其自善セル事ヲ指テ云ナルベシ。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

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爲事天者之鑑。
禮記祭義篇曰。父母全而生之。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澌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父母子ヲ生メルニ全フシテ不足ナル所ナレバ子身ヲ傷ラス。全フシテ歿ス。是ヲ父母ニ皈ス。ト云。曾子ノ歿シタル時。爾人ヲ呼テ被ヲ啟キ我足ヲ見ヨ。我手ヲ見ヨ。少シモ傷ノ事ナレ。父母ヨリ受得タル形ヲ其儘ニ違ヘスト也。體体行ト云。意我身ヲ以テ其事ニ置テ其道理ノ儘ニ踐行フ義也。亦カタドル義ト云。說アリ。存經曰。身體髮膚受之於父母。不敢毀傷者。存之始也。天ヨリ我ニ與ル所ノ性ノ中ニ萬理ヲ具足シテ。一善モ不足シ欠ル事ナシ。是ヲモ父母全フシテ生リ。故ニ天ニ事ル者能我天ヨリ受タル所ノ性理ヲ体シ行フテ存道ヲ全フシテ天ニ皈セバ。即チ亦天ノ爲ニ

存行ノ曾子ナルベシト也。論語ニ孔子門人ノ名ヲ
稱シ給フ時ハ回也賜也商也ナドアリ。此ニ參也ト
不云シテ參乎ト云ハ。里仁篇ニ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ト有テ傲フ。參ハ曾子ノ名也。又先進篇ニ參也
魯トアリ。曾子ハ能存道ヲ盡シテ名ヲ被得タリ。存
經モ曾子ノ爲ニ孔子說給ヘル也。勇於從一。曾子ト
テ。父母ノ命ニ於テハ。東西南北萬事只其二云
様ニ從ヌ。伯奇ガ霜ヲ野外ニ履ガ如クスルハ。親ノ命
ニ隨フニ勇ニ進メル者也。況ヤ天ヨリ人ハニ命令スル所
ノ者。吉凶モ禍福モ皆定レル理ニシテ人欲ノ私ニ
巧テ附シ避ツスベキ事有ニ非ス。故ニ二人ニ事ル者能
理ニ從フニ勇テ順ニ正命ヲ受レハ。是ハ天ヲ存子伯
奇也。孟子盡心上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集註人
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伯奇。伯奇ハ丑吉甫ガ子也。吉甫ハ周ノ宣王ハ
臣也。賢人ノ名ヲ得タリ。如何アリ。後妻ニ云
サレ惑テ伯奇ヲ惡ム。伯奇冬衣モナク。夏服モ無シテ。父

ノ命ニ順ヒ霜ヲ踐テ車ヲ引。伯奇敢テ辭退セズシテ。
親ノ命令ニ順ヘリ。說苑ニ見ヘタリ。說苑ハ漢ノ劉向
ガ著ハセシ書也。已上崇伯子。穎封人。舜申生。曾參。
伯奇。六人ノ存ヲ云述テ夫理ニ順フ引證トス。皆天
ニ事ル者
ノ鏡トス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
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
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
公之富而不至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
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
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之道。

富ハ多財也。圓ハ重也。福祐也。祥也。百順之名也。
澤潤澤又恩澤也。富貴福澤ハ天ヨリ我ニ奉與レ
テ樂ニ悅ハシメ。我生涯ヲ厚スル所以也。然レ其我
富貴ナレハ善ヲ爲ル事。或ハ勤ルコト輕シ。是天御テ

我ヲ忘タラシムル也。貧無財也。賤無位也。憂ウレヒ戚
悲痛也。タム玉女詩。太雅民勞篇曰。王欲玉女。是
用大諫。貧賤憂戚。孟子告子下篇曰。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云云。又盡心上篇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
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貧賤憂戚。天ヨリ我ニ逆ヒ
拂リ打亂シテ困メ苦ムル者也。然其我ヲシテ志ヲ篤
シテ。其志行玉ヲ琢磨シ成ス様ニセシムル事。御テ天
ノ賜物ト云ツヘシ。設心ハ天地父母ノ所思ヲ云。天地
ノ於人モ。父母ノ於子モ。皆是ヲ能成タキト思フ心ハ
不同ナレト也。故ニ君子ノ天一事ルコト。周公ノ富ヲ
以テモ驕ルニ不至。顔子ノ貧ヲ以テモ樂ヲ改メズ。其
父母ニ事ルコト。我ヲ愛スレバ喜テ不忘。我ヲ惡メハ恐
テ不怨。其事天事親ノ心モ亦一ニシテ不同ナレト論
語。恭伯篇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雍也篇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

也。禮記祭義篇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
惡之。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周公且顏回。
富貴貧賤各別ノ事ヲ引テ天命ノ所至ハ人ノ私ヲ
容。又驕ツ憂ツスベキ事ニ非ス。只天道ノ儘ニ隨フテ志
ヲ可守ト云事ヲ説。此四句ハ總テ事天ノ理ヲ論ス
○案スルニ維山富貴貧賤ノ二句ノ解甚々誤ル。又
王女ノ字ヲ珍奇トシテ孫玉女カ事并ニ容齋隨筆
ヲ引。皆未深思者也。今不載之。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父母存而事之順焉。則其沒也。吾固有其寧矣。吾身存而事

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其寧矣。吾身存而事
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后已者。故張
子之銘以是終焉。○此
二句總結事天之終身

注 父母存生ノ時ニ事ヘテ順ニシテ少シモ違フ事
無レバ。父母歿没セル時ニ固ニ其父母ノ神靈ヲ安
寧セシムル事アリ。我身生ル時ニ天ニ事ヘテ順ニシテ
其理ニ逆フ事無レバ。我歿ル時ニ固ニ正命ヲ得ル事

有テ他ニ求メズ是存子仁人ノ親ニ事ヘ天ニ事ルノ心
一生ノ間念忘タラス成シテ後ニ所止ノ者也故ニ張子
ノ此銘ニ以是終トフ此二句ハ天ニ事ルノ一代ノ事
ノ總結ル也○性理大全第四ニ西銘ヲ載其註真
寶「丁字モ不差乃千朱子ノ所作也只結尾ノ二
句ノ註全ク眞寶ト同カラス察ズルニ分註ニ朱子曰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云云眞寶ノ註ハ疑ラクハ
朱子ノ所謂舊說也性理ノ註明白也今取テ此二記
ス存子之身存則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
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
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
死吾得正而斃者故張子之銘以長終焉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
平岩葉采注

張子厚

題號ノ解前西銘題註ノ下ニ見ヘタリ東西銘其二
同時ノ作也然其朱子東銘ヲハ註セズ事ハ亦前ニ
詳也後ニ朱子ノ門人陳北溪ガ弟辛葉采近思錄
ヲ註スル時ニ此銘ヲ註ス萬姓統譜葉采字仲圭邵
武人初從蔡淵受易學已而往見陳淳淳以其好
躡高妙而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版之采自是
屏斂鋒鏗悅意信向駸趨著實淳深喜之寶慶初
爲秘書監○梅花無盡藏曰此篇者發明學者修
身樞要謂言動不可不謹分爲三段第一段論戲
思之失第二段申過言過動之戒第三段貶惑者
以所長傲遂非其詞語有箴規作又曰自篇首至
能也第一段自過言至人也第二段自或者至末
第三段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

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也

戲言ハ左禮言也思ハ思慮心ノ發スル所也戲動ハ

左禮タル舉動也謀ハ謀計心ニ分別シテ工ニ計ル也

言ハ口ヨリ出ル故ニ發聲ト云戲動ハ形ニ現ル故ニ

見四肢ト云四肢ハ四ツノエダト讀リ兩ノ手兩ノ足

ト云也此戲言戲動本ヨリ心ニ計テ口ニ出ル形ニ現

ル者ナルラ已ガ心ニ本ヅクニ非ス出ル儘ニ言不圖爲

ルト云ハ已ガ心暗ク惑ヘル也我心ニ本ヅキテ言動キ

ナカラ是ハ戲レ也ト人ノ我ヲ疑ハズ信仰セシ事ヲ欲

ス共得難キ事也不能ハアタハスト讀テ得難ク成難

キヲ云ハ戲ハ聖賢ノ上ニモ有コト也毛詩ニ善戲謔兮

不爲虐トアリ論語陽貨篇ニ孔子曰前言戲之耳

トアリ聖人ノ謔ハ理ニ合フ常人ノ戲ハ時ニ因テ理

ニ乖キ僻事アリ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

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

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各於改過

遂以爲己之當然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

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

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注過言ハ失言アヤマキノコトハ也何心モナク不慮ニ

此、二可有事ヲ云、**注**音無詐也。罔也。以無爲有也。無實ニ云カケテスルヲ云、**注**言ノ過誤スル者ハ其心ノ本然ニ非ズ。心ノ根本如此思ヒ設クテ云ニハ非スト也。動ノ過失スル者ハ企テ謀テ心ノ誠ヨリ出ルニ非ス。實然ハ眞實如此ヲ云。誠字ヲ註ス。口ヨリ聲ニ云過ツテ過言ヲ出シ身ニ不計シソコナフテ過動スルハ皆是不慮ノ過失ト云ベシ。故サラニ巧ニ設テ云爲ルニ非ザレハ有様ニ過ト云テ人ニ謝シ自ラ速カニ改メ重テ過ラス様ニ慎ムベキ事也。書大禹謨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孔氏註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ス。過ハ心ナラヌ誤也。故態ト巧テスルヲ云客於改過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吝者吝也。物惜三ヲレテハキヲ云。或ハ過チナガラ改ル事ヲレカ子テ物惜ラスル者ノ様ニ。遂ニ是ヲ我身ノ當然ト云ハ已レガ心ニ自ラ云出ラレ。虚ヲツク也。憚改論語學而篇改則勿憚改。憚ハ惧也。物恐ラレテ其事ヲレカヌルヲ云。既ニ過ラ改ムルニ憚リ恐テセズ。卻テ自ラ誤タズ是本心也。一誣又他人ニ虚ヲ云タル事ヲ。其人實ニ思

ヒ我ニ云所ニ從ニ事ヲ願フハ人ヲ誣ル也。論語ニ。小人ノ之過也。必文ト有ハ是也。君子ハ過ツ事アレバ則チ過トシテ速カニ改ム。小人ハ過チナガラ其ヲ蔽ヒ藏サント色クニ品ヲ付テ非ヲ飾ル也。是ハ子夏ノ語ニテ。子張篇ニアリ。此ニ夫子之所謂ト引ハ誤也。又孟子ニ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ト云モ此心也。公孫丑下篇ノ辭也。過ラ改ムベキニ即チ其ニ順ヒ彌ク我ハ過タヌト云コトハルヲ爲辭ト云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其爲。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下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此段ニテ戲言戲動ト過言過動トヲ合セテ云也。出心トハ戲言戲動ヲ云。飯咎トハ罪咎ヲ飯著シテ。

答ヲカツクル也。失思トハ過言過動ヲ云。出汝孟子
梁惠王篇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
者也。長傲曲禮。敖不可長。傲。慢也。ホコルト訓バ。ジ
ダノクナルヲ云。羅山ヲコリテ訓ズルハ誤也。遂非孟子
公孫丑下。篇ニ出タリ。事文類聚ニハ下ニ有。則字萬
里曰。不知戒其言之出。於汝心者。反。各。戲。言。之
非真。出於汝。戲者。長養其傲慢。且遂成其非心。注
罪。亦。戲也。言心ハ戲言。戲動ハ心思ヨリ出レ。故
ラニ態ト戲ヲ成。然レバ其汝ノ心ヨリ出ル所ノ戲ヲ戒
ムヘキ事ヲ不知シテ。徒ニ是ハ戲ナレバ苦シカラズ云カ
ヅタルハ傲慢ヲ長シ育テ。ジダラク彌ク甚シ。過言過
動ハ心ヨリ不出。只偶然ト一グリアタリ。タマク怪我
ヲスル也。不過。近思錄ノ註ニ作不知是也。答ヲ不意
ニ誤ルニ歸シテ。有様ニ怪我。云ベキ事ヲ不知。卻テ
實ニ本心ヨリ出ヌ所。自ラ誣テ我心ノ誠也トス
ルハ彌ク其非ヲ遂果シテ過ヲ改メズ。其不知ナルコ
ト。至テ甚シト也。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因硯
以發之。首一句。謂氣類之同。次。卻表其壽夫
不同。第二段。即量二物之壽夫。第四段。發明體用。第
五段。轉養生意。第六段。設或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
意。書本

事文類聚別集十四硯部載之。云家藏古硯銘。并
序。古手硯ノ銘ヲ書トテ養生ノ道ヲ論ズ。此文ノ本
主トスル意趣ハ人ノ生命ヲ保養スルニアリ。鈍ハ不利
也。頑也。物ノ稜アリ。刃有テ切ツ突ツスル類ハ必ス
折易ク。碎テ易レ。石ハ本頑鈍ニシテ。サヘクト銳利ナ
ル物ニ非ス。故ニ損傷スル事少シ。硯ハ以鈍爲本體。
動ク物ハ轉テ危シ。靜ナル物ハ止ツテ安シ。硯ハ靜ナ
ルヲ以テ行用トス。是養生ノ道也。硯ニ因テ其道ヲ
發明ス。首ノ二句ハ硯筆墨ノ同氣同類ナル事ヲ論ズ。
此三ツノ物。ツキモナキ各別ノ物ヲ取合セテ用ルニ非
ズ。皆一所ニ集テ。一事ノ用ヲ成。故ニ氣類同ト云。次ニ
ハ三ノ物ノ壽ト大ト異ナル事ヲ表章ス。アラハレ示ス也。

二段ニハ二ノ物ノ壽ト天ヲ品評商量ス。種々ニ評論スル也。四段ニハ体ト用トヲ發明ス。道理昏ク埋レテ有る奮ニ發シテ分明ニ云出スヲ發明ト云。五段ニハ一轉シテ養生ノ心ニ入。轉ハ轉換也。六段ニハ或人ノ問難不審ヲ舉テ自問自答ヲスル也。七段ノ二句ニハ鈍ト靜トニ取著シテ。鈍ト動トヲ忌避ル。是養生ノ道也。此本意ヲ決斷シ述盡ス。迂齋古文訣曰。眉山唐子西家藏古硯銘。文見於此。寄興在彼。蓋不特爲硯銘作中。含譏諷。硯ヲ陶泓ト名ツケ。筆ヲ毛穎ト名ケ。墨ヲ陳玄ト名ケ。紙ヲ楮先生ト名付ル事。韓文二見ヘタリ。後人此四ツノ物ヲ文房四友ト號ス。此銘ニハ二ノ物ヲ云テ。紙ヲ不云。又硯字ハ經ニ見ヘズ。漢ノ世ヨリ出ケルヤト云事。白川學海ニ見ヘタリ。○萬里曰。此篇七段。自篇首至寵遇相近也。第一一段。自獨壽至不相近也。第二段。自筆之至世計。第三段。自其故至天乎。第四段。自吾於至爲用。第五段。自或曰至遠也。第六段。自雖然至末。第七段。

唐子西

東都事畧百十六。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用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閎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有文集二十一卷。子文若。又翰墨全書。唐子西工詩。號魯國先生。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

此三ツノ器物ハ同ニ氣類也。假令公身ノ塚ト羽ト脚ト如シ。物ハ二ツナレ共。畢竟鳥ノ用ヲ成所ハ一體也。此硯筆墨合用テ。文書ノ用ヲ成。故ニ氣類ト云。同氣同類ノ字。公易ノ繫辭ニ出タリ。出處。公進退去。

就ノ義也。硯出レハ筆墨モ同ク出。硯退ケハ筆墨モ投
ウタル。是ヲ出ルモ引籠テ處ルモ相近アリテ遠カズ
ト云也。任用ハ其事ノ役ニ當テ用ヒラル也。任廣韻
堪也。當也。又負擔也。羅山曰。事ヲサバキ用ル也。此
解不快。寵遇ハ人ニ愛セラレテ能用ラル也。羅山曰。
硯ヲ用ルニモ。硯ヲ秘藏レテ玩フニモ。筆墨ハ必ス少シ
出ル者也。是ヲ任用寵遇相近ト云也。愚案スルニ。此說
甚タ誤ル。只此二物ノ用ヒラレ愛セラル事。一固ナル
ヲ云獨壽一。然レ其只二物ノ短命長壽ナル事ハ有
不同ト也。硯ノ命ハ長ク。筆墨ノ命ハ短シ。是ヲ壽夭不
近ト云。論語陽貨
篇曰。性相近也。

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

筆ハ毎日多ク使ヘバ頓テ尖ガ禿ル程ニ其命日ヲ以テ計ノト云。墨ハ日磨レバ月ヲ經テ減ル程ニ月ヲ

以テ計フト云。筆ヨリハ亦壽シ。硯ハ瓦ヤ石ヲ以テ作ル故ニ年久シクアリ。大ニ命長シ。故ニ世ヲ以テ計フト云。世ハ代々久キヲ經ル事ヲ云。假令ハ後漢ノ建安年中ニ曹操鄴ト云處ニ都ヲ建テ銅雀臺ヲ作レリ。臺毀レテ後人其瓦ヲ取テ硯トス。是ヲ鄴瓦ト名ツケ。銅雀瓦ト名ツク。其硯近代迄殘リ傳ツテアレバ代々數百千年モアル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置故一ニ二物ノ命ノ長短不同ナルハ何故ゾト不審ヲ設テ。下句ニテ云辨ズル也。

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

三物ノ體ヲ論ズレバ。筆ハ尤モ頭尖リ銳也。墨ハ少シ尖稜アル程ニ筆ニ次ト云也。硯ハ尖ラズシテ鈍キ物也。然レハ鈍キ物ハ壽フシテ。銳ナル者ハ夭キ道理ナラスヤ。人モ利發ニ見ユル者ハ性ヲ煎テ早ク夭シ。愚

鈍ニ見ユル者ハ何ノ心ヲ勞スル事無レハ長命也。老子ノ挫其銳ト云。揣而銳之不可長保ト云。知其雄守其雌ト云ハ其義ニ通ズベシ

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

動者天乎如云無人如此發明

三物ノ用ノ行ハル所ヲ論ズレハ筆ハ尤モ動キハタラ多者也。人モ心ノ靜ナル者ハ長命ニシテ躁シクアカキ走ル者ハ短命ナルベシ。論語ニ仁者靜仁者壽ト有モ此理ニ通ズベシ。智仁ノ上ヲ論ズル深キ理アリト云。此此ニ借用テ云ハバ左モ有ベシ。他人此道理ヲ如此ニ發明スル者ナレ

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方轉入正意歸本身上以鈍爲體以靜爲

用

此三物ノ壽夫ヲ見テ我生命ヲ養フ事ヲ悟リ得タリ。莊子ニ庖丁ガ解牛事ヲ以テ養生ノ理ヲ論ジ。子西ハ古硯ヲ以テ養生ヲ覺悟ハ養生ノ一字ハ此篇ノ本意也。此ニテカメテ一轉シテ本意ニ説ク。我身ノ上ニ取著スト也。以鈍硯ノ鈍ヲ以テ体トスル如ク。我身モ鈍ヲ以テ体トス。硯ノ靜ナルヲ以テ用トスル如ク。我身モ靜ナルヲ以テ用トス。養生ハ只身体ノ無病ナルノミヲ云ニハ非ス。人ノ心モ子正フシテ身ヲ治ムル事亦尤モ切要也。身ヲレブトク無病。銳利ダテラセス。靜ニ身ヲアツカフテ安ニ躁レク動カヌ。身ノ養生也。心ヲ愚鈍ニシテ利發ダテラセス。安恬ニシテ名利ヲ競ハス。喜怒ヲ節シテ安ニ不動ハ心ノ養生也。

或曰壽夫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

或人ノ問ヲ設テ云。人ノ壽夭ハ數也。命數運數ト
テ。天ヨリ定レル限アルヲ云。孟子曰。夙壽不貳。又曰莫
非命也。壽モ夭モ本來定レル數アレバ鈍靜ニテモアレ
銳動ニテモアレ養生ニテ生延ル事モ成マシ。命從マ
事モ有マシ。制裁也。造也。ツクリスルヲ云。借令一縦ヒ
筆ノ頭尖ラス動カス共其命硯ト共ニ久遠ナル事
能ハシ。人ノ壽命モ亦限數アレバ養生ニテ延ツ促ツヲ
制作スル事ハ成マシト也。

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

此一一句子西ガ對也。或人ノ論ハ尤モナレ共我ハ願
クハ此鈍ト靜トフセ。彼銳ト動トフバ爲マシト也。孟
子盡心上篇曰。脩身以俟之。又曰。知命者不立乎
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

然足以能永年

硯本ヨリ銳利ナル事成ラス。故ニ頑鈍ヲ以テ体トス。
又舉動スル事不能。故ニ安靜ヲ以テ用トス。惟其然
ト。鈍靜ヲ云。鈍靜ナルヲ以テノ故。能長命也トゾ。
書畢命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羅山曰。永年ノ二
字ハ古硯ノ古字ニ應ズ。愚謂ク能吟味スルニ不然。可
謂鑿哉。銳ト体ト同韻。動ト用ト同韻。然ト年ト同
韻也。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一

古文讀本卷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